

明清时期徽州刻书简述

翟屯建

明清时期的徽州刻书业，在中国刻书史上踞有重要地位。这一时期，徽州商人遍及全国，刻书坊斋分布各大都邑，流寓外地的徽州刻工也很多。杭州、苏州、扬州和金陵等地刻书无不受徽刻的影响。徽州古称新都郡、新安郡、歙州，因此徽州刻本又称新都本、新安本、歙本。原徽州府辖歙、休宁、婺源、绩溪、祁门、黟六县，凡籍属六县（包括寓居外地）所刻图书，均属本文叙述范围。

徽州刻书兴起于宋，成长于元，至明盛极一时。明万历以前，徽版图书以家刻为主，著名的坊刻则有歙西鲍氏耕读书堂和歙县岩镇汪济川主一斋。明万历至崇祯，徽州刻书事业突飞猛进，私家坊刻众若繁星，刻铺比比皆是，为徽州刻书带来了蓬勃生机。如果说在中国刻书史上曾有过杭刻时代、苏刻时代的话，则明末是徽刻的时代。

谨择明末徽州主要坊刻简介如下：

吴勉学，字师古，歙县丰南人，世代业商，博学藏书。坊名师古斋。初刻《古今医统正脉全书》44种，204卷，“因而获利，乃搜古今典籍，并为梓之，刻资费及十万”^①。谢肇淛曾说：“新安所刻《庄》、《骚》等本，皆极精工，不下宋人，然亦多费校

讎，故舛讹绝少。^②”谢氏所指的新安刻本《庄子》、《离骚》就是吴勉学所刻《二十子》和《楚辞集注》中的本子。另吴勉学所刻《毛诗》3卷、《仪礼》17卷、《周礼》6卷、《春秋左传》30卷、《资治通鉴》254卷附《释文辨误》12卷、《性理大全》70卷、《伤寒六书》6卷、《东垣十书》20卷、《鍼灸甲乙经》12卷、《笔丛正集》33卷《续集》16卷、《对类》20卷附《习对发蒙格式》1卷、《事物紺珠》46卷、《唐乐府》18卷、《楚辞集注》8卷、《后语》6卷、《辨证》2卷，被王重民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著录，并给予很高评价。

吴琯，字仲虚，歙县人。坊名西爽堂。刻有《古今逸史》丛书，收录42种稀见古今史籍，共182卷，后吴中珩又增刻至55种。此外，还有《水经注》40卷、《山海经》18卷、《诗纪》156卷《目录》36卷、《唐诗纪》170卷《目录》34卷。见录于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。

汪廷讷，字昌朝、无如，号坐隐，休宁人，寓金陵。坊名环翠堂。万历间官任盐运使，因以致富，遂隐居不出，以著书、刻书自娱。博学能文，耽情诗赋，兼爱填词，著有《环翠堂集》、《环翠堂乐府》等。所刻书有《人镜阳秋》22卷，该书由汪氏编历史人物故实，每事一图，内容极为丰富；《坐隐先生精订草堂余意》2卷、《坐隐先生精订捷经棋谱》、《留垣疏草》、《文坛列俎》10卷、《环翠堂乐府》10余种、《环翠堂园景图》长卷1卷等。

胡正言，字曰从，休宁城里人，寓金陵。坊名十竹斋。崇祯间官中书舍人。多才艺，精研六书，著有《六书正伪》，擅长金石篆刻，有《十竹斋印存》4卷行世。所刻图书见于著录和有传本的多达30余种，经史子集俱备，尤以艺术类图书最著。主要有《精选古今诗余醉》15卷、《四六霞肆》16卷、《石谱》1卷、《十竹斋画谱》不分卷、《十竹斋笺谱》初集4卷、《书法必稽》1卷、《印存玄览》2卷、《牌统孚玉》4卷附《四牌歌诀》1卷等。

现将笔者所知明末徽州坊刻列一简表如下③：

坊名	坊主	县属	所刻主要书目
高石山房	郑之珍	初门	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、五福记
慈仁斋	蔡风鸣	新都	楞严经
美荫堂	方于鲁 (墨商兼书商)	歙	方氏墨谱、佳日楼记
玩虎轩	汪光华	新安 (寓金陵)	养正图解、新镌红拂记、琵琶记、北西厢记、有象列仙全传
观化轩	谢虚子	歙	新镌女贞观重会玉簪记
熙春堂	吴继仕	新都	七经图、章声纪元
省吾堂	汪士贤	歙	汉魏六朝诸家文集、茶谱、芝谱、菌谱
忻赏斋	程百二	歙	方輿胜略、程氏丛刻
滋兰堂	程大宪 (墨商兼书商)	歙	程氏墨苑、青藜阁初稿
大雅堂	汪道昆	歙	副墨、太函集、群书拾唾、广宏明集
浣月轩	汪樵云	婺源	新镌全象蓝桥玉杵记
如皋馆	潘氏 (墨高兼书商)	歙	潘氏墨谱
滋荪馆	程大宪	休宁	程氏竹谱
树滋堂	吴氏	新都	秦汉印统
直方堂	余懋学	新安	说颐
尊生馆	黄正位	新安	阳春奏、琵琶记、草玄、虞初
泊如斋	吴养春	歙	朱子大全集、闺范、宣和博古图、朱翼
摄元堂	程嘉祥	婺源	本草纲目
酣酣斋	许氏	歙	酣酣斋酒牌
集雅斋	黄凤池	新安 (寓杭州)	集雅斋画谱、木本花鸟谱、草木花诗谱

续表

	程 荣	歙	山居清赏、汉魏丛书
	汪 一 鸾	歙	淮南鸿烈解
	谢 少 连	徽 郡	精选点板、崑调十部集、乐府先春

明万历以后，徽州坊刻过于耀目，相形之下，书院刻、官刻、家刻本暗然失色，几乎无人提起。其实彼时徽州书院、官刻书还是很多的，如《新刻翰林评选注释程策会要》就是新安柳塘书院在万历末年时所刻，万历《齐云山志》为休宁儒学所刻，天启《歙志》为歙县儒学所刻等。至于家刻本更是不可胜数，著名数学家程大位所著《直指算法统宗》17卷，于万历二十年（1592）在休宁屯溪寓所宾渠旅舍自刻；明初向朱元璋三献策“高筑墙、广积粮、缓称王”的儒生朱升的《朱枫林集》10卷由其裔孙朱时新、朱时茂于万历四十四年（1616）付梓；休宁程冲斗撰《耕余剩技》4种，万历四十二年（1614）由“叔祖云水廷甫、弟伯诚宗信、同物、侯民胤万、侄君信儒家、涵初子颐校，甥孙广微致广、侄观其时澜，仲深时通、禹迹时涑、德正时泽、观正时浚阅梓”。此等例证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、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著录甚多，不再赘言。

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徽州“家乡故旧，自唐宋以来，数百年世系比比皆是。重宗义、讲世好，上下六亲之施，无不秩然有序”^④。各氏族为了纪世系，叙昭穆，辨亲疏，明确后裔辈份及其尊婢嫡庶等级，有明一代，还普遍撰修氏族家谱。有郡谱（《新安名族志》，嘉靖刻本）、县谱（《休宁名族志》，天启刻本）、合族之谱（《许氏统宗世谱》，嘉靖刻本）、分支之谱（《休邑粒宁刘氏本支谱》，嘉靖刻本）等不同谱式，又有族谱，统宗谱、世谱、世牒、支谱、房谱、家乘、家谱等不同的名称，

几乎没有无谱之族。赵万里指出：“传世明本谱牒，大都是徽州一带大族居多，徽州以外绝少。^⑤”这些谱牒的刻印，是明代徽州刻书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清初大兴文字狱，私人刻书有禁，坊刻骤降。康熙初年书禁稍缓，但徽州坊刻再也没有恢复到明万历至崇祯时期的繁荣。可是从有清一代整个刻书业的状况来看，徽州刻书仍是积极而活跃的，依然是全国刻书中心之一。这主要表现在书院刻书的发展，家刻的兴旺，志书宗谱编纂刻印的发达。

书院刻书以紫阳书院为代表。康熙初年，宣城施润章给徽州知府曹冠五的信中就提到：“拙诗蒙镌置书院”^⑥。我所见到的紫阳书院所刻书目有：雍正刻本《程朱阙里志》，乾隆刻本《御选唐宋诗醇》，光绪刻本《唐宋八大家精选层集读本》、《书经诠义》、《诗经诠义》、《乐经律品通解》、《乐府外集琴谱》等。

家刻是清代徽州最为兴旺的一种刻书形式，如被郑振铎称为“可遇而不可求”的程瑶田（歙县人）《通艺录》^⑦就是程本人于嘉庆八年（1803）自订家刻的。其他家刻本，《贩书偶记》、《书目答问》收录甚多，不一一举例。下面仅将其中突出代表歙县汪启淑飞鸿堂、汪梧凤不疏园、鲍康观古阁稍作简介。

汪启淑，字慎仪，歙县人，业盐于浙，侨寓钱塘。工诗好古，藏书甚富。书斋名“飞鸿堂”。乾隆三十七年（1772），四库开馆，广征图书，汪启淑应诏进献精醇秘本500余种。生平搜罗秦汉图章甚富，晶玉瓷铜、金石犀象，无一不备。刊有自撰辑《集古印存》32卷（金农书签）、《飞鸿堂印谱》40卷、《汉铜印原》16卷、《汉铜印丛》12卷、《静乐居印娱》4卷、《水曹清暇录》16卷、《焯掌录》2卷（巾箱本）、《切菴诗存》8卷（巾箱本）、《撷芳集》80卷。其孙汪其佩亦辑刊有《飞鸿堂小成》、《集古小成》、《印谱》等。

汪梧凤，字在湘，号松溪，歙县西溪人。生于雍正四年

（1726），卒乾隆三十六年（1771）。世代书香，家庭富有。中举后不应科考，惟好读书。家有不疏园，藏书极富。广纳四方好学之士，皖派朴学大师江永、戴震、汪肇澐、程瑶田等常在不疏园聚会，探讨学问。梧凤去世后，其子汪灼继承父志，以读书刻书为乐，先后刊有《诗学女为》26卷、《松溪文集》（以上梧凤著）、《毛诗周韵诵法》10卷、《渔村诗集》23卷、《诗经言志》26卷（以上汪灼著）等。

鲍康，字子年，歙县岩镇人。其室为观古阁，因以观古阁自号。道光间举人，官至夔州知府，晚年退隐臆园，专事著述，尤精钱币学。同治十二年（1873）至光绪二年（1876），鲍康编纂自著书数种，并选收嘉道间钱币学家已刊遗著，刊成《观古阁丛刻》。《丛刻》凡10种，除刘喜海《海东金石苑》外，皆钱学著作，卷帙浩繁，刻印精审，为我国钱币专业第一部丛书。

清代是徽州地区编纂志书和宗谱最发达的时期。从府志、县志、乡镇志到山志、水志、书院志、金石志，种类齐全。仅府志，有清一代就修、补、正、续了7次，有7种不同的刻本。每个县的县志一般也都修了4至5次，有4至5种刻本。清代整个徽州有各类志书43种（不完全统计）。至于家谱、族谱更是多得无法统计，一般族中修谱，十年或二十年一次，修期视各族的经济能力而定。久不修谱，视为不孝。朱熹曾说：“人家三代不修谱，则为不孝。”^⑧一些大族所修之谱，不仅刻印工精，且卷帙浩大。如乾隆十八年（1753）刊印的《休宁古林黄氏重修族谱》8卷，每卷长51公分，宽31.5公分，共重约15公斤。又如《新安武口世系谱》40册，卷帙盈箱，轻易不能搬动。徽州至今留存下来的谱牒之多，是全国任何一个地区都不能相比的，这是公认的事实。

清代徽州坊刻以张潮诒清堂为代表。张潮，字山来，歙县柔岭下人。生于顺治七年（1650），康熙初岁贡，授翰林院孔目，

好学能文，广交游。其校刻书处名“诒清堂”，刻有大型《昭代丛书》和《檀几丛书》。《昭代丛书》分甲、乙、丙三集，每集50卷，共150卷，广为搜罗清初文人杂著，多为词赋、散文。《檀几丛书》50卷，亦采自清初文人杂著，大半为才子佳人，艳史情愁之类。另辑刊有小说《虞初新志》20卷，风行于世，人人争阅。乾隆二十五年（1760），其后人又以诒清堂名义重刊袖珍本。还刻有《大易辨志》、《檀弓问》、《诒清堂集》、《云谷卧余集》（以上为其父张习孔著）、《古文允雅》、《四书会意》、《解心斋诗钞》、《聊复集》、《友声集》、《尺牋偶存》、《笙诗补》、《咏物诗》、《心斋杂俎》、《幽梦影》、《奚囊寸锦》、《南崖集》等。其他较有名气的坊刻还有：歙县阮溪水香园，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）刻《古歙山川图》；歙县黄晟亦政堂，乾隆十七年（1752）刻《宣和博古图》，十八年（1753）刻《太平广记》500卷（小字本）；汪近圣鉴古斋（墨商兼书商），嘉庆间刻《鉴古斋墨藪》；歙县朱元镇怀德堂，清初刻《牡丹亭还魂记》；歙南朱文翰浙江得谖草堂，嘉庆九年（1804）刻《汉书地理志稽疑》（全祖望撰）等。

歙县鲍廷博、鲍漱芳，祁门马曰琯、马曰璐，既不是为求利而刻书的坊贾，也并非想使自己著述留传世人而刻书的学者。他们家有巨资，属于雅好诗书，老而归儒，以求高名的儒商。所刻书籍不惜重金，精益求精，是为至宝。

鲍廷博，字以文，号绿饮，歙县长塘人。家世业盐，寓浙江桐乡邬镇。乾嘉时期著名的藏书家与刻书家。年轻时科举失意，遂绝意仕进，致力于藏书刻书，取《大戴礼记》“学然后知不足”之意以名其斋，曰“知不足斋”。藏书甚富，乾隆三十七年（1772）应诏献书600余种。廷博藏书，不单纯为了鉴赏，而是为了“广其传”。乾隆三十四年（1769）开始，尽其所收珍本、善本，刻印《知不足斋丛书》，到嘉庆十九年（1814）鲍廷博去

世为止，出了27集。子士恭承其父志，继续刻印，到道光初又刻了3集，共30集，每集8册，207种，781卷。是一部以精善著称的综合性丛书，“海内皆推崇”^⑨。

鲍漱芳，字惜芬，歙县棠樾人。幼随父在扬州经营盐业，聚资百万，急公好义，颇有声誉。他酷爱书画，斋名“安素轩”，收藏“多蓄宋元书籍、法帖、名墨、佳砚、奇香、珍药，与夫尊彝、圭璧、盆盎之属，每出一物，皆历来赏鉴家所津津称首”^⑩。鲍漱芳毕一生精力搜访收集唐宋元明诸贤书法墨迹，经鉴定评跋，择其精者，汇为《安素轩法帖》，并于嘉庆四年（1799）延请扬州著名篆刻家党锡龄钩摹镌刻。工未竣，漱芳去世，其子冶亭、约亭继承父志，至道光九年（1829）方才勒成。此帖是一部内容丰富的丛帖，经两代之手，费时30年，刻石计唐8册、宋22册、元24册、明8册，共12卷。因是从真迹或早期拓本勾摹上石，又是名手摹刻，体势严谨，勾摹甚工，镌刻精微，保持了原作的意态和气韵，是清代镌刻的著名法帖之一。

马曰琯，字秋玉，一字嶧谷，祁门城里人，业盐扬州。工诗词，著有《沙河逸老集》、《嶧谷词》。乾隆元年（1736）举博学鸿辞不就。生平酷爱典籍，有未见之书，必重价收购，并刊行于世。朱彝尊《经义考》300卷完成后，鉴于篇幅太大，无人敢承印，马曰琯不惜千金付梓。另校刻有《说文》、《玉篇》、《困学纪闻》、《广韵鉴》及《字鉴》等。家有丛书楼，藏书甲大江南北，乾隆三十七年（1772），诏征天下精善图书，曰琯子裕捐献藏书776种，为献书最多之人。曰琯弟曰璐也是嗜书之人，其藏书处名“小玲珑山馆”，刊有《小玲珑山馆丛书》6种。

道光二十年（1840），鸦片战争开始以后，帝国主义入侵，广州、福州、厦门、宁波、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。西方人带进的机器印刷技术，沉重地打击了中国传统雕版刻书，刻书业急剧衰落，苏州、广州、南京等清代刻书中心的雕版刻印书籍相继遭淘

汰。然而地僻皖南山区的徽州，新的印刷技术一时传不进来，雕版刻书仍然盛行。尤其同治以后，徽州的一些商人、学者，痛感太平天国战乱使徽州先贤著作散佚严重，纷纷呼吁搜集刻印先贤著述。由是，徽州出现了一种同其他刻书中心相反的迹象，雕版刻书不仅没有衰落，反而更加兴旺起来，在光绪时期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高潮，涌现出了绩溪世泽楼、抱吟馆，黟县李宗熠、宝文堂、藜照堂，休宁蓝田项氏，屯溪茹古堂，新安味经山房等众多的刻铺和刻书家。其中黟县李宗熠，幼年家贫，以砖工谋生，后至大通经营盐业致富。他深知没有文化的弊端，乃折节读书，渐知文义。曾助千金修复黟县碧阳书院，对访求刻印徽州先贤著作不遗余力。光绪间先后刻有宋罗愿《新安志》、《尔雅翼》、《罗鄂州小集》和《罗郢遗文》，清汪宗沂《孟子释疑》、王有光《批檀弓》、俞正燮《癸巳存稿》、曹文植《香山诗选》、吴定《紫石泉山房文集》和《诗钞》、李元英辑校的《徐骑省集》30集《补遗》1卷《校勘记》1卷等。绩溪王子乾抱吟馆为了向近代小学堂提供新学教材，于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）先后编辑刻印了《地学》、《矿学》、《力学》、《数学》、《珠算速成课本》等新式教材。直到民国时期，徽州仍不断出现雕板书籍。如祁门宗教团体明珠乩坛、明善乩坛编辑的《明珠辑要》、《明善宝训》，休宁程淑著的《绣桥诗存》、《词存》，民国十二年（1923）编纂的《黟县四志》，民国十七年（1928）休宁程锡颖撰著的《金正希年谱》1卷《附录》1卷等，均为木刻本。绩溪县公私收藏的民国刻本宗谱达20余种（不完全统计），其中最迟的木刻本是民国三十八年（1949）汪廷英编修的《社川汪氏宗谱》^①。由此可见徽州雕版刻书的顽强生命力。

纵观明清时期徽州刻书发展的历史，其所以能保持长盛不衰，而且刻印精善，主要原因，一是其“地狭人稠”，人们只能从农田以外去寻出路，与印刷业有关的造纸、制墨工艺及其与刻

版密切相关的砚雕、墨模制作均很发达；二是徽州为学术渊藪，朱熹桑梓，戴震故里，新安学术促进了刻书业的发展；三是徽州商人的推动；四是宗法制度对宗谱编纂刻印的影响。

明代程大约所刻《程氏墨苑》创造了五色印刷技法，胡正言所刻《十竹斋画谱》、《十竹斋笺谱》创造了“恒版”和“拱花”雕版技艺，对版画艺术的发展，作出了突出的贡献。徽刻图书保存了很多有价值的著作，对后世学术研究为功甚巨。徽刻讲究版本的精善，写刻校雠都不肯苟且，在文献版本上具有很高的价值。对徽州刻书进行深入细致地研究，是文献学和版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，本文抛砖，以期引起有关学界的深入探讨。

注：

①赵吉士：《寄园寄所寄》卷11。

②《五杂俎》卷13。

③本表主要参考资料：周芜《徽派版画史论集》，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；郑振铎《西谛书话》，三联书店1983年版；李则纲《安徽历史述要》，安徽省地方志编委会1983年版；王重民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等。凡县属不详者，按原署名列，如“新安”、“新都”等。

④嘉靖《徽州府志》卷1《风俗》。

⑤1934年2月3日天津《大公报》“图书副刊”第12期，赵万里撰《从天一阁说到东方图书馆》。

⑥民国《歙县志》卷16《艺文志》。

⑦《西谛书话》485页《清代文集目录跋》。

⑧万历《休宁璜源吴氏族谱序》。

⑨李调元：《函海》总序。

⑩黄茨孙：《草心楼读书集》，见民国《歙县志》卷16《杂记》。

⑪见绩溪县档案局和绩溪县地方志办公室联合编印的《绩溪县宗谱目录（一）》，1985年油印本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安徽省徽州地区地方志办公室